

## 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再生緣 第四十七回 訪麗君聖旨頒行

詩曰： 聖旨頒行訪麗君，忽來湖廣路飄雲。雲南項氏南金女，真贗難逃藻鑿分。

話說當下天子散朝，孟相等回家，也不過當個新聞說笑。那武憲王父子卻像添了一樁心事，倒有些疑假疑真。走馬回府，便向內宮而來。

忠孝王爺惱更疑，將冠一探氣長吁。王妃看看東平面，笑動香腮叫句奇。

呀，奇哉！又有什麼不遂意了？國丈攢眉啟口雲，細言朝內怎生情。王妃聽說驚還訝，貌既美來詩亦好，試觀多半孟千金。若言那幅新圖上，大料也，世界之中沒此人。不過自家描得美，故而畫裡任娉婷。今朝既有姣娥至，倒休將，無故真容作證明。

咳！你爺兒們不要疑忌，就是一個絕色佳人，受了千辛萬苦少不得也要憔悴的。你看金雀宮媳婦初進門時，面龐兒又黃又瘦，這如今調理得真正似個如花。那湖廣送來的孟小姐，如若娶到家中將養幾時，自然也就分外齊整也。

國丈聞言把口開，孤家也在這邊猜。圖中委實無雙貌，哪有姿容恁美哉？必定自身描得好，本人諒亦不能諧。若觀送到裙釵女，也有容來也有才。雖則未如圖畫上，也可與，東宮媳婦一班排。親翁總說非真女，孤卻難於一處裁。尹氏王妃眉皺皺，沉吟良久笑顏開。

啊，王爺！去接蘇奶奶來罷，我們細細地問她一問。

她是千金一乳娘，自然件件曉端詳。只消去接伊來問，就知道，圖上真容短與長。如若本身原不及，必然就是那紅裝。皇親父子齊稱好，立刻傳言道紀綱。孟府請回蘇奶奶，家中有事要商量。其人奉命如飛去，走到了，丞相衙前已夕陽。

話說家人至孟府述知來意，門上人遂入內堂報聞。孟夫人道：必為這件事了。蘇娘子，明日去罷。竇氏就叫門公出去，說今日天晚了，孟太太相留，明日一早回來。那邊王府家丁回去稟復。這孟太太設個小宴，與娘子餞行。

孟太夫人病已康，連朝家務亦鋪張。於時餞別蘇娘子，親敬了，酬謝勸勞酒一觴。叮囑那樁休洩漏，這時不可便聲揚。蘇家娘子稱知道，膳後歸房疊疊箱。瑞柳已聞歸去信，真正樂煞小梅香。心快活，意慌忙，在側相幫也束裝。只有那班諸姊妹，人也不捨與悲傷。

話說細梅等那班侍女，聞得瑞柳要去了，都向著她一把鼻涕一把眼淚地哭泣。這瑞柳滿心裡要報喜信去，在相府中如坐針氈一般，還有什麼捨不得？見她們啼哭之際，倒脫了一件舊綢衫，急急來還文杏。亂叫道：二姐姐，還了你這件衫子，我明朝要回去的。文杏又惱又笑地道：我們捨不得，你倒這般高興！細梅一邊揩淚一邊說道：三妹子，我等也不及餞行了，下次補情吧。

眾人說罷盡傷心，瑞柳於時也淚淋。敘了許多言共語，方才各自進房門。一宵夜事且休表，次日清晨便起身。娘子臨窗梳洗畢，低呼瑞柳便叮嚀。今朝回轉親王府，不可多言孟宅情。瑞柳連聲稱曉得，心中暗暗笑難禁。於時娘子更衣畢，已報魚軒在外迎。遂把箱籠鋪蓋發，拜辭了，太夫人與少夫人。丫鬟也共同盟別，細梅等，兩眼紅紅送出門。竇氏當時乘轎起，侍女隨後坐車行。一臨忠孝王爺府，當當當，雲板三敲報內聞。尹氏太妃差婢接，東平千歲出堂迎。先看搬進行囊類，後見蘇家奶奶臨。恰值多姣劉燕玉，大家都在合宮門。從頭禮罷齊歸坐，略致寒溫三兩聲。瑞柳丫鬟偏著急，巴不得，高高興興說新聞。立於忠孝王爺後，暗扯宮袍外幅襟。千歲不知其中故，回眸一看反吃驚。

呀，瑞柳，你怎麼拉出我來？

王爺言罷把身抬，坐了沉香榻上來。整頓宮袍言好笑，連連扯我實奇哉。丫鬟羞得通紅臉，無可如何就走開。一道香茶呈送了，王妃坐上笑盈腮。

啊，蘇親母，昨者遣人來接，一則家下沒人料理，二來有件事情相商。只因為，

吾鄉督撫奉皇宣，遍訪千金護送還。昨日已經臨殿下，朝廷召問在金鑾。她言女扮男裝出，相共榮蘭出了滇。行到貴州身染病，遇見個，荊襄路姓繼為男。帶回湖廣通城縣，卻被乾娘察隱端。盤出真情知是女，復原依舊作紅顏。後來路家夫妻死，歸到龐門娘母前。照看儼如親養者，偏偏不久又歸泉。表兄表嫂支門戶，在伊家，如是匆匆竟數年。知得天恩欲察訪，遂將名字報當官。因而督撫差人送，今至都中拜聖顏。

啊，蘇親母！她是這樣說，哪曉得孟相爺不認。

朝廷復又試其才，詩亦清新做得來。只為龍圖言假冒，大家心內動疑猜。如今收進皇宮裡，消停著，察出真情再主裁。

啊，蘇親母，我恐怕果是千金，豈不害她在皇宮裡麼？

因而接爾轉家門，聞個分明放了心。孟府千金爾乳哺，自然細底盡知聞。容顏端的如何樣，圖上比來真不真？以實當虛冤屈了，豈非有責實千金？王妃言訖其中故，蘇娘子，滿面春風應一聲。

話說蘇娘子應道：正是，妾身也聞得孟相爺回家說有這件勾當。但是我們小姐委實生得無雙，休說畫上有假，孟千金本身還要齊整多哩！那江媽公然也坐在下邊椅上，聽見這些說話，巴不得以真為假，埋沒了孟小姐，好待她劉郡主。得時就挨上來道：哪裡有千金小姐在低三下四的人家住了幾年的道理，自然不是孟小姐了。節孝夫人只是笑，也不說長道短。這個瑞柳一聞江媽開口，就忍不住起來。

立在蘇家奶奶邊，斜轉秋波觀兩觀。忠孝王爺窺見了，忙忙開口叫丫鬟。

呀，瑞柳說什麼？你叫蘇奶奶快講。

娘子登時面色更，連聲不過是關情。丫鬟著意難瞞得，她索性，笑啟朱唇叫一聲。

啊，蘇奶奶！你不要含糊了。孟小姐已經認了，還瞞些什麼？

國丈王妃笑更歡，東平千歲急當先。含悲拉住蘇娘子，又是欣然又慘然。

啊唷，蘇岳母呀！你好狠心呀！孟小姐到底如何了？為什麼當面瞞我？

今朝必要見分明，半句相瞞也不聽。孟府千金何所在？快些實說快些雲。王妃國丈齊圍定，逼得個，娘子呆癡沒處分。節孝夫人言帶笑，也開金口吐嬌聲。

呀，蘇奶奶，快說呀！也叫大家歡喜歡喜。

立起身來向眾呀，蘇家娘子言詳細。

咳！太妃千歲呀，待妾身說就是了。請坐下，好講話。

孟太夫人臥在床，請醫調治不安康。龍圖侍講多憂愁，父子雙雙暗地商。別位用方俱沒效，只好請，當朝丞相鄺明堂。

小王爺呀，孟相爺說：鄺大人的容貌像小姐，姓名又像小姐。去了這個玉字，不是千金的芳諱麼？

不若相邀到府門，請他看看太夫人。果然正是千金女，見了這，母在垂危必認親。娘子方才言到此，小王爺，一聲驚喚痛加欣。

啊，蘇岳母呀，鄺丞相就是孟千金麼？

娘子含歡說慢些，少不得，妾身細細數根基。龍圖父子商量定，侍講親身去請伊。真正事情逢湊巧，撞見個，堂官榮發更希奇。

啊，小千歲，你道那堂官是誰？說也奇怪！

他竟像，小姐同行那女鬟，容顏甚善是榮蘭。那時侍講心疑惑，就請了，鄺相明堂到府門。看病之中原要認，偏偏有客至門。韓氏太太夫人瘦，看望而來已入軒。鄺相於時迴避去，開了個，煎方二劑便叫還。

啊，小王爺！哪曉得鄺丞相這一回去，竟不肯來看。

宿於內閣辦朝情，連次相邀自隱身。直到那天初五日，方才候著請臨門。

啊小千歲，那孟少老爺預先叮囑過夫人，叫孟太太見鄺相在房時，竟掀開了帳子，扯住了認起親來。

她如當下認椿萱，一筆勾消不必言。如若其時還未說，竟然昏迷在床前。夫人受計先籌算，到了那，初五臨期便這般。忠孝王爺聽至此，喜歡得，愁眉雙展急開言。

啊，蘇岳母，那鄺丞相竟是孟千金麼？初五日可曾就認？你不要相瞞一句，細細從直言明啊！

蘇家娘子笑呼王，不要慌來不要忙。我既已經言到此，自然索性訴端詳。於是鄺相來房內，孟太夫人便假裝。做個病重光景樣，掀開帳子坐牙床。紫袍一把拉將住，竟說親生你撇娘。

千歲呀，那鄺大人看見夫人扯住，倒忙忙地走遠床前。

太太其時就發昏，牙關咬緊合雙眼。大家呼喚未甦醒，鄺丞相，也上前來叫母親。孟府夫人方始轉，相認後，果然真是個女千金。蘇家娘子言於此，喜壞了，王府門中一眾人。

話說蘇家娘子說到了孟夫人發暈，鄺丞相認親，那武憲王夫妻父子，真正是驚喜交加，非一言可足。

亭山國丈笑微微，滿面春風捋虎鬚。背靠盤龍金交椅，手加額上叫聲齊。

啊，奇哉！公然孟小姐就是當朝鄺相。

一見真容我就疑，道她名字亦蹊蹊。果然不出孤家料，孟親翁，已在前番認了伊。

啊，怪哉，怪哉！既然鄺丞相已經認過，怎麼孟親家府上瞞著我皇甫門中？

當年射柳定婚姻，孟氏千金屬我門。雖則而今為宰相，這一段，奪袍良偶必須成。親家如此瞞吾處，莫不是，二姓之姻悔了心？

啊，蘇親母，我這裡空著靈鳳宮，正擱起王妃花誥，也算不負千金了。為什麼親家那邊這般見怪？蘇親母，你把不言的緣故細細地談來。

國丈亭山道罷言，王妃時下駭兼歡。笑生兩頰紅霞上，春到雙眉翠黛邊。扯住東平千歲手，一聲驚喚叫芝田。

啊，芝田兒啊，哪知你的原配，就是你的老師！

深閨弱質一裙釵，她竟有，如此能來如此才。凜凜威威居極品，堂堂爵位列三台。這般女子真奇絕，還倒把，患難兒女提拔來。

啊，真真奇事，從古至今哪有這樣賽過男兒的女子！我皇甫門中倒托了一個媳婦，方能重整門庭，實在喜出意外。

蘇家親母快些言，孟府家人為甚緣。一品當朝兒媳婦，我們豈肯放鬆寬。朝前上個陳情表，少不得，成就鸞交鳳友緣。尹氏太妃真喜悅，忠孝王，幽情萬種口難言。

話說忠孝王聽了這個喜信，那心中的悲喜也說不出口來。只問了一聲：認親後因何瞞隱？蘇奶奶道：孟太夫人等，原埋怨小姐說：為什麼父母在京仍然隱瞞？為什麼夫家興旺依舊不言？小姐倒說得好：當初不說呢，還有劉國丈在朝。倘然逼迫交加，豈不是自招其禍？如今不言呢，忠孝王娶了劉門郡主，王府中家道已成。況且我做著朝廷宰相，還有繼父母都在京中，要靠著自己的，更兼又入贅梁門，這一說明了，難道乾爹乾娘冷落回家？相府千金另行婚配？如若梁丞相一惱，上個本章道：欺哄朝廷，戲弄大臣，攪亂陰陽，誤入婚姻，這四條重款一來，我就是個大副的大罪。請問父母，還是說的是呢不說的是？蘇娘子話未言完，忠孝王雙眉一皺，大惱道：啊，嗚嗚！孟岳母好不明白，見她這樣說，難道就不為我分辨兩句！蘇奶奶道：孟太太原向小姐說：女婿那邊空著靈鳳宮，擱起王妃諾命，未嘗有負於你。忠孝王回嗔作喜道：鄺丞相怎麼說呢？蘇娘子道：小姐說，雖然如此，從古至今，哪有個老師嫁門生的道理。武憲王聽了，不覺靠椅捋鬚，哈哈大笑。

於時說罷認親情，娘子含歡整袖雲。小姐臨行曾有語，叮嚀萬囑太夫人。若將消息通王府，一定要，驚天動地奏聖君。況且未知皇喜怒，天心不悅便遭刑。只因小姐言如此，孟太太，隱忍情形怕說明。為此妾身難洩露，也防貽禍到千金。王爺知道休輕忽，這事還當斟酌行。娘子言完前後故，鬧亂了，風流年少小王親。雙眉柳葉攢遺放，兩頰蓮花退復生。意沉沉，背手繞堂微露笑；情默默，低頭弄袖半含嗔。忽然想到憂心處，立頓朝靴歎一聲。

咳，總是爹娘害我！舊年若許上這一道辭婚表去，那鄺丞相也肯出來。

都是爹爹與母親，逼生逼死逼成婚。當初許上辭婚表，鄺丞相，也動些些不忍心。她若說明成就了，豈非郡主亦成婚？偏偏性急難容緩，務必要，陷卻兒為薄倖人。今日果然伊為此，這一件，疑難之事怎調停？王妃見說微微笑，連把癡兒叫兩聲。

咳，癡兒呀癡兒！埋怨什麼？雖則娶了金雀宮媳婦，現在留著正房，放著花誥的，有何薄倖？於今既得知了喜信，只消得上本陳情便了。

恩求賜配一封章，自然是，天子當朝作主張。胞姊現今為帝後，難道不，駕前幫助奏君王？這樣事件何難處，真正癡兒枉著忙。

芝田呀，只須當朝上表，就賜你花燭成親了。有朝廷做主，難道怕孟府中賴了婚不成！

孟家親母也癡呆，為甚相瞞口不開。我女現為天子後，怕什麼，難將弟婦叫回來。只須一本朝中去，這段良緣就合借。尹氏太妃言訖喜，王爺也覺放愁懷。

咳！母親，便這般說，據孩兒看來，也不容易。

王爺道罷也含歡，國丈夫妻盡樂然。郡主倒還無甚惱，江媽聽得氣衝肝。面青唇白容顏變，只把那，怒目睜睜視女鬟。瑞柳一觀心內惱，又嗔又笑自偷言。

啊，江三嫂，你睜著眼睛看，我難道怕了不成？再把那個喜信兒說出來，索性氣她一氣。

瑞柳於時喜氣高，揚眉吐氣樂滔滔。一觀娘子明言畢，這丫鬟，又上前來道事苗。

話說瑞柳見說完了孟小姐的情節，她又笑嘻嘻地上前說道：太王爺，太王妃，小千歲，還有一個喜信哩，義烈夫人也有個著落了。那武憲王夫妻並東平千歲亂哄哄齊齊問道：啊，奇哉！怎麼義烈夫人也有了著落了？蘇娘子又嗔又笑，把瑞柳看了一眼道：這樣個瑞柳姐，真假不知，冒冒失失，又在此亂道。答應道：雖則有些意思，也不過望梅止渴。

孟家太太想千金，要到那，梁相衙中間音信。自辦幾般精潔果，差了個，耿三媳婦往梁門。請安鄺相大人好，並問場中主考寧。去後回來相訴說，也是個，傳聞說話未為真。

咳！妾身哪有這個造化。耿三娘回家說：那鄺太太的面貌竟與蘇姑娘一般。孟太太道：這個梁丞相原是雲南人，想必映雪投池時，被他救去承繼做了女兒，搭彩樓招著小姐。等他出場來待我相問，必定就是映雪。所以小姐安安穩穩地住在梁家。

這言不過試猜疑，未見真來未見虛。瑞柳姐於旁首聽，就在此，胡言亂語把它提。蘇家娘子陳明畢，喜壞了，國丈爺兒與太妃。

話說武憲王等聽了這些緣故，一齊驚喜道：啊，奇哉！奇哉！可見得該是姻緣，再折不開的。不枉了我們留著碧鸞宮，並請來的官誥，公然她尚在人間。

消停一本奏君王，她與千金共合諧。皇甫門中真大幸，三宮媳婦盡賢哉。定期就要完花燭，到了那，吉日真正鬧不開。靈鳳宮

房才排設，碧鸞南院又鋪排。孟家小姐交杯後，義烈夫人含香來。熱鬧繁華言不盡，那時候，孩兒可喜可開懷。

咳！真正謝天謝地，孟小姐有了佳音，蘇姑娘也有了喜信。

實可嘉來實可嘉，雙雙喜事到吾衙。怪不得，樹頭靈鵲朝朝叫；怪不得，房內明燈夜夜花。今日果然知喜信，祥瑞吉兆早臨家。王妃國丈言完笑，小千歲，弄得心中亂似麻。一片春風籠玉面，萬重喜色印紅霞。欣然坐在沉香榻，喚了個，瑞柳丫鬟著實誇。

啊唷，看你不出，倒有此為主忠心。是了，方才你拉我時節，原要告訴我這樁喜事。哪曉得這麼個糊塗小千歲，反說起來了。

可喜可喜你忠心，探得佳音要報聞。今日若非虧了你，蘇家奶奶豈言聞。娶得孟府千金後，我還要，重重相酬賞給銀。待等他時生長大，配你個，齊齊整整好夫君。丫鬟見說羞含笑，吐氣揚眉分外欣。惱得江媽真恨極，連翻白眼出堂門。大家正在欣然處，雲板聲傳有客來。忠孝王爺隨至外，早不覺，一天混過又黃昏。內宮然後消停坐，又敘了，多少長情與短情。國丈太婦歸寢室，小王爺，方才自己要安身。步回靈鳳深宮內，伺候書童就出迎。

話說忠孝王爺到靈鳳宮中，那兩廂房的書童，就來伺候。一個捧茶過來，笑嘻嘻道：小王爺，今日恭喜，有了兩樁喜事了。王爺也笑了一笑說道：你們去罷，不要在此服侍。

書童答應出書堂，帶轉雙扉自轉廂。年少王親多得意，宮門一閉鎖燈光。移張金角盤龍椅，坐在真容供桌旁。含笑含情頻顧盼，又嗔又怨細端詳。凝眸良久神魂蕩，叫了聲，不遠孤家入洞房。

啊唷，芳卿呀，芳卿，孤家一封表去，就與你花燭成親了。啊呀妙呀，那其間好生歡喜。

笙歌送入洞房內，錦帳挑開見玉容。待得酒闌人散後，就好到，銷金帳裡逞春風。王爺說罷心歡悅，又不覺，想後思前動曲衷。

呀，孟府千金呀！

只道芳卿一女郎，不知流落在何方。我為爾，彩亭虛供王婦誥；我為爾，靈鳳存留正室房。我為爾，寂寞寒衾甘忍耐；我為爾，風流樂事不思量。我為爾，久聞宮殿自孤宿；我為爾，三載光陰義未忘。孤本欲，辭聖訪妻游天地；孤本欲，掛冠被鷲入仙鄉。平生富貴全拋去，原配恩情俱念將。不道今朝聞喜信，卿就是，保和學士鄺明堂。

啊唷，奇哉！奇哉！世上竟有此釵裙。

女扮男裝易服逃，孤貞獨保智謀高。三元連捷登金榜，一品飛騰立聖朝。如此奇才如此貌，看起來，古今惟我孟多姣。

咳！好生慚愧，我皇甫少華倒靠的是妻子提攜。

感卿當位奏明君，皇榜招賢掛午門。有罪之人俱報免，這就是，暗中預為丈夫心。少華賴有提攜力，方能夠，忠孝全而事業成。堪敬你來堪愧我，竟做了，麗君名下一門生。

啊唷好一個滑稽多智的能人，素日間竟不露一些情節。

我為芳卿似畫中，因而引誘看真容。何期爾竟多機變，裝一個，不覺之形亂我胸。

啊唷，刁滑的芳卿呀，爾騙得爾夫夠了！

見孤說話恁傷悲，面上全無慘淡形。反勸我，數載之中先納妾；反勸我，三年以後再聯婚。自家現做當朝相，還要說，近代何人作女臣？如此言詞回答我，孤自然，丟開妄想不疑心。

啊咳，麗君這狠心人呀，爾也忒聰明狡猾！前日和諧郡主辰，要迎師母鄺夫人。聰明狡猾誰如爾，隨口而言說有娠。哄得孤家心更信，就不敢，門生無禮犯師尊。誰知竟是真原配，老實爾夫太盡情。啊，芳卿呀，你也有朝吐露，公然已認過了爹娘了！

孟家岳母竟相瞞，見我毫無一句言。不是女鬟來報信，孤家還在夢魂中。如今此事遲延了，已入場中做試官。待到芳卿將出院，那時一本奏金鑾。

啊唷妙呀，那時候也不怕老師不嫁門生了。

更兼映雪一姑娘，難道佳人果未亡？如是相門梁小姐，孤家竟，定期雙娶二紅裝。

咳！映雪姑娘呀，可敬你投池的烈性。

小姐仇人你不從，昆明池上表清風。孤家感德無由報，也將卿，排作夫人受誥封。你若果然梁小姐，就可以，洞房花燭碧鸞宮。

咳！孟府千金，蘇家烈女，若臨花燭之期，就說不得我門生無禮了。那時節，先與老師和偕伉儷，再同師母成就夫妻。

這般配合古今無，大膽門生要算孤。師母師尊都嫁我，少華造化是如何。今朝得此真消息，等只等，一道飛章請敕符。忠孝王爺思到此，喜歡得，朝靴登地笑容多。坐視良久抬身起，自執紅燈入綺羅。

話說忠孝王爺思良久，不覺坐到三更，方立起身來，自己攜燈入戶。但見那：

朱門推入外房間，寂寂無人思悄然。寶帳雙垂春減色，金爐半冷夜生寒。殘燈坐有搖屏影，良久難逢在洞仙。富貴深宮女錦繡，只少個，傾城傾國一嬋娟。王爺不覺容悽愴，長歎連聲掩了門。

咳！怎能得孟麗君在此！

年少王爺歎兩聲，含情獨自展孤衾。除冠脫服俱完畢，就被去幃敬了身。自是悶來方磕眼，果然喜到更精神。王爺知得佳消息，倒覺清夢不成。按下這邊千歲事，且談金雀一夫人。

話說劉郡主，這時方曉得了此番信息。雖則不甚生嗔，到底有何歡喜？

歸到香房脈脈然，也無歡笑也無言。凝眸半晌憑几坐，到底何時俯枕邊。晚膳吃完昏省過，呆呆孤坐綠窗前。一枝殘燭搖紅影，幾縷餘香透碧煙。良久未聞千歲至，只覺得，蘭閣寂寞更傷慘。

啊唷，奇哉！此刻還不見他來。

每日黃昏就到房，談談笑笑對燈光。憐香惜玉恩情美，攜手齊眉義氣長。許久溫存相伴慣，今朝不至好淒涼。有心喚婢關門罷，猶恐他來掃興行。且是消停權等待，東平王子或臨房。夫人想罷依然候，靜坐深宮待粉郎。但聽得，沉沉更鼓繞垣牆，一記敲終二記傳。只等得，篆影綠窗金獸冷；只等得，燭光紅動玉釵殘。只等得，怨色微微生臉上；只等得，嗔霞淡淡起腮邊。美人坐到三更後，就是靴聲悄悄然。

卻說劉燕玉坐到三更還不見王爺入室，那些侍兒們都在那裡打瞌睡。

江媽立起來冷笑道：郡主呀，小王爺是不來的了，我們關上門兒罷。那郡主托著香腮，點頭答應。江媽隨即把燈攜，關好堂門入內居。侍女等人都去了，又關寢室兩朱扉。回身走到紗窗下，歎口氣，扯扯多姣郡主衣。

呀，郡主啊，你如今不要這般軟弱了，孟小姐與蘇家的女兒都有信息哩。

老少王爺與太妃，你看看，這般歡喜與驚奇。她們如若於歸了，自然是，一黨同心把你欺。先進山門當算大，休得要，低頭眠眼奉承伊。爹娘遠在邊關地，自己才情要放些。你若再行如此軟，那時越發被人欺。休懵懂，莫癡迷，我的言辭是與非？

郡主呀，還有一件，你看那瑞柳的丫頭，妖裝作態的拉扯起小王爺來。

千歲雖然走避開，因她報信甚歡懷。丫頭恃了些微愛，必定裝妖與賣乖。郡主寬鬆如不管，小王爺，閒花野草一齊來。多姣聽罷江媽語，點頭沉吟半晌呆。皺皺眉頭歎口氣，立起來，就移妝匣卸金釵。回身坐在牙床上，解卻湘裙換睡鞋。素足橫擔先款款，香勾半著又挨挨。容慘淡，意癡呆，暗自疑來暗自猜。

啊唷，薄倖的王子，奴為你受千辛萬苦，方才嫁得你為夫。

依你願終耽擱奴，只因為，難違父母強調和。今朝當面分明怨，卻是爹娘誤了我。

咳，偏心的夫主呀！你今朝得了孟小姐的喜信，就這般冷落奴家了。

每日清閒就步臨，同行同坐慢溫存。相催迅速遲遲去，不住地，叫句夫人叫句卿。今日得聞雙喜信，公然竟自轉中庭。也不走來觀一遍，叫奴家，開門直等到三更。而今未娶猶如此，他日裡，成了親時倍絕情。

咳！那孟小姐做到了一品朝官，性情是不知怎麼驕傲的了。

況我亡兄逼走他，多因結怨在奴家。天長地久同相處，豈沒有，失禮忘規半點差。彼是正房奴側室，也只好，吞聲忍氣暗嗟呀。更有映雪蘇門女，今作螟蛉在相衙。伊亦哥哥凌逼過，相逢又是一仇人。若是倚勢欺了我，孟小姐，必怪奴而必護她。忠孝君侯動了怒，那時候，潑天風雨打殘花。

咳！可笑我江乳母的這些言語，竟是個天不怕地不怕的行為了。

孟府千金豈等閒，官居一品掌朝權。夫家尚且她提拔，自然是，堂上翁姑更喜歡。況復至親俱在此，父兄當道做高官。自身及為原配，她的這，勢倖滔天豈比凡。

話說西宮蘇映雪，現今承繼大家門。雖於窮士門中出，已做了，相府千金赫赫然。再有正妃為護庇，真所謂，泰山之穩不須言。她都完備修來福，惟我孤寒實可憐。生母早亡依嫡母，在家已是受熬煎。後歸庵內辛勤極，每日裡，服侍姑娘那一班。

咳！我只道受了這此磨折，自然是苦盡甘來。

憶昔當初未畢姻，尚無原配孟千金。癡心還道她亡了，自然是，一進門來做正宮。哪曉替婚伊現在，又添映雪一釵裙。將奴安置東宮內，留著中間侍麗君。忠孝親王相守義，頭一夜，洞房就是冷清清。況因亦有三年願，我倒也，難怪兒夫太薄情。況復翁姑多愛惜，聲名赤，巍然不啻正夫人。誰知孟府千金出，更添了，映雪投池也復生。歡喜未完愁又到，命中造定任該應。

咳！奴家若比她們，真正是萬分不及。

家風已是喻權奸，瓦解冰消骨肉殘。兄長慘亡刑部獄，爹娘遠在雁門關。惟奴嫁入親王府，孤苦伶仃誰可憐。可笑江媽言得好，說怎麼，山門先進我為前。她都如此滔天勢，奴怎敢，膽大包身出此言。手段才情施不得，劉燕玉，惟憑乖順保清閒。夫人思罷長吁氣，換上了，紅睡鞋子入帳間。獨擁羅衾情默默，孤憑繡枕意慳慳。只因心內生煩惱，直到將明夢始全。住表東宮劉燕玉，且說那，風流公子小王親。

話說忠孝王心中有事，這一夜裡打點怎麼上本，怎麼完婚，竟著忙得未能睡著。早晨起來，先吃了早點。冠帶畢，暗暗想到：雖則蘇奶奶洩漏消息，還要向岳父母問個明白。

若然輕忽上表章，倒休叫，刁滑芳卿抵賴將。岳母岳父為了主，那時不怕鄴明堂。王爺想罷心歡喜，整頓衣冠出內堂。看看日光天尚早，暗思且自到東房。

呀，正是。孤家昨日竟沒有到金雀宮一行，不要被她說有了孟小姐就冷落她了。

從來婦道最多心，必怨孤家太薄情。此刻出門天尚早，不如且去略溫存。王爺想罷臨金雀，只見江媽已起身。寂靜內室剛著卷，深沉繡戶早開門。夫人床上又安寢，默默無聲擁錦衾。千歲見時忙步近，看了看，多姣睡態可憐生。容帶笑，眼含情，用手推推叫一聲：啊呀芳卿好睡！夫人驚醒鳳眼開，低聲相呼為甚來。忠孝王爺朝內坐，昨宵有失伴妝台。心忙意亂無閒暇，終日沉思甚掛懷。敢問夫人可睡好，莫不是，夢魂飛出楚陽台。

咳，好極了，孟小姐公然有信！